

老劳模巴一恺

李志勇

全国劳模巴一恺的名字,就似工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农业战线上的铁姑娘郭风莲,人民军队中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等英雄人物的名字一样,永远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全国劳模,在新坝镇新潮九队这块过去被称之为兔子不拉屎的盐碱地上,创造出亩产吨粮的奇迹。

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笔者仔细地翻阅了几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及近些年新坝人郭开国、陈善德先生撰写的回忆巴一恺的新闻、通讯等文稿,对巴一恺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一知半解上升到能较为全面地解读这位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借《射阳日报》周末版专栏,重新对巴老的事迹进行梳理,以便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劳模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贡献。

在战火中搏打

1948年,解放战争中最经典的淮海战役打响。在这场关系到解放全国的著名战役中,年仅17岁的巴一恺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和部队的号召,怀揣着“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光荣梦想,从一个青涩少年转变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勇敢青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解放战争的战火中。那时,他还不是党员,但他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跟着部队和后勤保障人员,辗转苏、鲁、皖三省,多次出色地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一次,他所在的后勤保障队在通过敌人的一处关卡时,由于敌人盘查得紧,保障队通行受阻,而且尾追的敌人也渐渐逼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巴一恺挺身而出,向部队的领导要求由他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帮助队伍闯关过隘,部队的领导见他年纪尚小,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担心他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拒绝了他。不料,巴一恺地一个立正:“我行,肯定能行!如若不信,我愿立军令状。”那位领导见他态度坚决,又处前有阻拦后有追兵的凶险境地,勉强同意他去引开敌人。巴一恺见领导松了口气,立即冲上小山沟,到了沟顶,“啪”开了两枪,随即大喊:“共军的保障队要上山逃跑,山下的弟兄们赶紧追啊!”这一喊不要紧,哨卡上的十个守兵和随后赶到的一个排的追兵纷纷朝着腰往山上爬,巴一恺躲在一旁,见追兵过去,赶紧顺着原路撤回,找着了保障队并随他们一齐歼灭敌人的追兵,迅速地向我攻坚的兵团靠拢。

据和巴一恺一起参加淮海战役保障队的有关同志回忆,在支援淮海战役陈毅、粟裕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役中,巴一恺虽然年轻,但机智勇敢,多次完成兵团领导下达的相关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着很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双堆集战斗中,为了确切地了解黄维兵团的兵力部署和战斗士气,需要抓一个“舌头”。派谁去呢?派谁去都不合适,因为这些参与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士们大多是从苏南战场抽调过来的,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这时,有位参谋推荐了巴一恺,说这小家伙别看年纪轻,但有胆有识,况且他所在的保障队多次穿过我防区和敌防区,抓一个“舌头”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部队领导采纳了这位参谋的意见,派了一位战士同巴一恺一起执行抓“舌头”的任务。果然,巴一恺他们不负众望,在蹲守中抓了一个送饭的勤务兵,这勤务兵早就不想为蒋军卖命了,把双堆集的防务情况大儿露骨、二儿露骨——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攻坚战斗打响后,由于对敌情了解充分,我军以很小的伤亡全歼了双堆集的守敌,黄维也在激战中被打死。

淮海战役激战正酣时,巴一恺因为英勇机智,敢爱敢恨,并且在敌斗争中坚定顽强,在火线上光荣入党,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能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成为党员有多少人?当时别提多激动了!”说到这里,巴老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火线入党的喜悦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巴一恺回到家乡,被大伙推举担任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雏形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社长。为了能让大家伙填饱肚子,穿着暖衣,他满腔热情地想方设法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发展生产。当时入社农户多达400多人,在县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这个高级社就是名闻遐迩的新潮九队的前身。巴老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新潮九队,68户人家,靠着400多亩地过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直到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日子才慢慢地好起来。眼下,我们是真的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想不出门,小汽车一跑。这样的好日子,要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实践中摸索

回到家乡的巴一恺完全没有“衣锦还乡”的派头,在被广大社员群众推举为初级社、高级社的社长后,巴一恺更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大家伙能过上好日子而努力之中。当时,不论是新坝公社还是新潮九队抑或是新潮九队,那个土地啊真是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盐碱地。为了让广大群众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早日实现,巴一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曾说,淮海战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为什么能够横扫千军,完成以弱胜强的伟大壮举?那还不是依靠人民军队的英勇顽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少了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淮海战役都不可能取胜。今天,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大发展,还得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只有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才能战胜艰难险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

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巴一恺和他的农民兄弟率先在他们的新潮九队摸索出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等5条真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管第一年没有经验,但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粮食单产达331斤,比前几年平均单产152斤增加了179斤;棉花单产60斤,比前几年平均单产52.5斤增加了7.5斤。之后,巴老带领大家“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这一新鲜经验进行逐年完善,粮棉单产也逐年提高。到1965年,粮单增加到914斤,棉单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了1970年,新潮九队的粮食单产创纪录地达到2027斤,棉花单产达到160斤。

新潮九队实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在巴老的带领下,九队分为五个阶段逐步克服“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等五种不良风气的影响,终于使他们在实践中积累和认定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从“暗”到“明”,从“地下”到“地上”,直至成为推动九队生产发展的不二法宝。

第一阶段是在1962年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新潮九队克服了“五风”的影响,恢复了合作化初期的四个劳动组,开始实行“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左”的影响,这一责任制形式被地委农工部调查组否定。直到1965年,这一责任制在新潮九队才以“半明半暗”的形式存在。

第二阶段是1966年到1967年这两年。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以产计工”这一责任制形式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但是巴一恺就是不信这个邪,尽管他受到“指示”和舆论的强烈压迫,仍是“我行我素”“你批你的,我干我的”“以产计工”的方法同过去对敌斗争的方法一样,完全转入“地下”,平时评虚工,分红结算时按实计工,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粮棉质量不断上升,群众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阶段是1968年到1969年。在“学大寨”的高潮中,新潮九队的计工计酬方法被迫停止,出现了“高大男子汉,站在田里看好戏;女子一枝花,干死没人夸”的怪现象,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新潮九队“以产计工”停了两年,粮棉产量并不因风调雨顺和耕作技术的提高而有所增长,相反,群众的人均收入反比1967年减少了15元。

第四阶段是1970年到1972年。新潮九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清楚地看到“以产计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从这年起,他们在老社长巴一恺的支持下,又悄悄地恢复了“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那时的新潮九队,已经是县社有名、省市有榜,差不多可以同大寨的名气旗鼓相当的典型。正因为如此,所以上级领导经常来,驻队工作组长年不断,外地参观的更是络绎不绝,要请这一批接着一批的来访者谈何容易?尤其是驻队工作组与当地干部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瞒别人难,瞒工作组更难。为此,九队采取“两个口号、两个会、两本账”明暗不同的两种方法,工作组在,他们就“政治挂帅”,讲明理;不在,他们就“以产计工”,讲清楚,这一明一暗既瞒过了工作组,又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九队当年的粮食单产就增加400多斤,早粮单产连续三年超2000斤。

对此做法,队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是搞“两面派”吗?针对这种观点,巴一恺掷地有声地说:“我不管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只相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不背离党的领导,只要能让广大干部群众吃饱穿暖,只要能完成国家和集体下达的生产和购销任务,只要能把广大干部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那就是‘革命派’。”

第五阶段是1972年到1978年。1972年年终分配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颁布实施,《条例》充分肯定了“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做法。这一“肯定”,为新潮九队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正了名,给干部群众吃了“定心丸”,“吨粮田”的“秘诀”也由“地下”公开转到“地上”。1979年2月,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介绍了新潮九队的高产秘诀,对广大干部触动很大,强烈地推动着全县加快脚步落实这一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在这次会议上,巴一恺代表新潮九队向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介绍了新潮九队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了一千多名与会的四级干部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也就是从那时起,射阳全县3707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就有2283个生产队,效果立竿见影,全县的粮棉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达5113亿斤,单产830斤,比1978年增长24.2%,棉花总产量达71万担,单产128斤,比1978年增长48%。

在夕阳中燃烧

二十世纪50年代末,巴一恺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了家乡新潮九队,带领九队的400多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把一个盐碱滩地改造成闻名全国的吨粮田,老巴的名气一下子大了起来,“巴一恺”这个名字不仅在新潮村,也不仅在新坝镇,就是在整个射阳县,盐城市,在江苏,在中国,只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新潮九队的老书记巴一恺。1978年,巴一恺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接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近千万的盐城人民行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并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五年的任期内,他迅速遍布全国重点农业省份,向大会提交了10件议案、30多条建议,内容涉及苏北棉纺织产业的发展,里下河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黄海滩涂开发等多方面问题。巴老的这些提案,不少都被大会采纳,对改变苏北地区的产业,对改变工业经济落后省市的现状,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巴一恺接受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还当面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出席全国科技大会,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杯。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已过花甲之年的巴一恺从镇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按理说,退休后就他可以从容地安度晚年了。但是,巴老没有这样做。他的身体很健康,他说他要趁着现在还能想想虑虑、跑跑走走,提提意见的“退休过渡期”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哪怕这样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也有很强的意义。他说:“雷锋同志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能这样说,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啊!”

巴老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退休后,他主动同镇党委沟通,想继续到他的新潮村(即过去的九队)帮点,去摸索新情况,接受新事物,以指导面上的工作。镇党委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劝他别去了。但巴老执意要去。到了九队,他住进了过去他住着的现已成为微型“展览馆”的宅子,当起了展览馆的“保安”,除了一天三餐在村部食堂就餐外,剩下的时间不是约群众座谈,就是到群众反映问题的地方去实地调查。摸实情况后,巴老戴着老花镜,在晚上的灯光下把他的所谓调查所思所想以及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一项项条分缕析地写在本子上,然后同村领导座谈交流。这一招很管用,尤其是村干部,在和巴老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眼下村里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之所以不及巴老那时融洽,关键是他们同群众关系疏远了,做官当老爷的心思多了,群众的真心话他们听不见了,群众想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帮得少了,群众的真心话他们吸收得少了。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增加干群之间不和谐的状况。于是,他们征求巴老的意见,希望巴老在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给他们以不留情面的批评,并请广大群众进一步提出意见和建议,村干部改正不足的措施,以恢复过去新潮村党群、干群、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巴老同意了村干部的请求,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和谈心,有效地促进了党群、干群、群众之间关系的融洽,全村干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项工作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老巴已如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巴老虽然住进了县城的养老中心,可他的心仍时时刻刻地想着新坝的广大干部,想着新潮村。无论是大到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规划,还是小到村民的邻里矛盾、家庭的婆媳纠纷,兄弟姐妹间的财产拆分等大事小情,巴老都愿意抛头露面,尽力把问题解决好。闲用时,他还喜欢看报刊、杂志、电视新闻,充实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知识。“如今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天不学习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巴老动情地说。

遣入诗囊话茭菰

邹德萍



近访朋友家,只见天井里,一口青龙大斗瓦缸内,几株叶似芋芳的植物,亭亭玉立,叶盖缸口,生长旺盛,足见主人喜爱之情。见我目及步近,朋友连忙介绍,没事栽几棵茭菰玩的,亦可当水生绿植欣赏。我不只识得此物,而且还能闲话茭菰一段。

茭菰亦名“慈姑”。“茭菰”,纯粹植物名;而称“慈姑”,则有了人文的内涵,多了人间烟火情怀。《本草纲目》对茭菰有这样描述:一根岁生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慈姑。自然有了“春种(植)一粒粟(种)”的唐诗传神风韵。它分簇生出的晚辈们,围主根而拥,那主根牵着儿,儿又拉扯着根,似围炉话,嗚嗚有情。如一老妇“慈姑”护犊意。

在吾乡村,有种习惯叫做从众跟风,种茭菰也是,见有人在秧田一角,浅沟塘一隅,长了大方桌面一块,冬天从淤泥里刨出白胖胖茭菰一大菜篮子,吃得有滋有味,于是,第二年肯定刮起一股茭菰热。我家栽的十多棵,长得肥硕,剑叶摇曳,十分招人,我经不住诱惑,每隔几天伸手在慈菰根部摸摸,看



小洋河畔好风光 张福明 摄

九月桂花自风流

杨启林

暗淡轻黄性体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这是李清照的词《鹧鸪天·桂花》的上阙,想必易安先生是极爱桂花的,盛赞桂花是花中第一流!

我也爱桂,进入秋天就对桂花开始了急切的等待和期盼。我有每天清晨健走的习惯,进入农历八月,每天都会观察一下道边的桂树的生长情况。可能受了夏季高温和干旱的影响,今年桂花的花期有点迟。往年时节,桂花是在八月就会盛开的,中秋节会最盛,此时万家团圆,闹桂花赏月是传统的项目,也是极惬意的事了。唐代王建有诗《十五夜望月》云:“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清代张云敬也有诗《品桂》云:“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满觉陇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可见,由古至今,桂花正常开放在农历八月,中秋节前后的。

不过,今年的中秋节,桂花却没有如期而至,直到入月末,桂花还迟迟没有开放的迹象,颇有点让人心急。9月27日,农历九月初二,清晨,我沿着县城黄河北路向北健走,走到城郊友好福利院附近,突然有一股熟悉的、久违的、香甜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子。我大为惊喜,是桂花香气!循香寻去,果然有三棵并不起眼的桂树立在马路对面的路边!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今年的桂花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直在有意与你捉迷藏,把自己藏在一个极隐秘的地方,让你找不到。见你迟迟找不到,它们自己却忍不住了,格格地笑了起来。

继续前行,慢慢吟出一首无题小诗:
今年桂花有点调皮,



看有没有生出小茭菰来,结果几次都是失望的。问他人茭菰何时才长?七月半后生茎根,时间早着呢,收稻时才有小茭菰。原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茭菰同于莲藕和其他瓜果蔬菜,生长自有安排,只要给予肥土水源,充足阳光,努力坚持,又有足够耐心等待,茭菰一定不负对它充满信心的人。

就茭菰果实茎而言,通体粉白,局部有浅灰色,长圆锥形若汤圆,身上有一圈一圈的草毛,如渔夫的棕蓑衣,发芽处留有一个喙状的细长尖尖,比较规整,酷似脱胎于一个模子。若论其茎叶,茭菰茎有棱,中空外直;叶似箭镞,也像燕子的尾巴,风过处翩翩翻舞,一副绅士范儿,所以乡邻们又给它取了个别称叫“燕尾草”。茭菰也开花,有“岸蓼疏红水荇青,茭菰花白小如萍”的诗句。其花粉白,像浮萍般碎小,苜蓿三瓣如三叶草,中间有蕊,青色,肥厚而饱满,宛如小家碧玉,温婉低调,粗心的人不在意。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发现它的美,毕竟有花就有梦。

盐阜水网地带,适宜栽种,形成产业,夏初育苗植入,待入冬才开挖收获。经过风霜雨露后的茭菰,铅华落尽,叶茎枯衰,其精华全归于球茎,那就是供人们享用的茭菰了。除了大面积上市销售的,一般农户自种自吃,藏菰于泥,随吃随挖,新鲜不坏,时值冬腊月,直到正月,恰是冬季蔬菜短缺单调时,茭菰粉墨登场丰富了人们的餐桌,让居家小日子有滋有味起来。

茭菰一烧即酥,如麻将牌中的“百搭”,可以作主,也可以为佐。能做许多种菜品,如茭菰豆腐汤、青蒜炒茭菰、茭菰烧肉、茭菰菜粥等,全看主人的喜好。汪曾祺老先生笔下的《咸菜茨菰汤》读着就让人口舌生津,苏北地区也有用腌齋菜代替大咸菜的,风味也很独特。我则喜欢茭菰红烧肉,那红白相间,茭菰的粉酥,与猪肉的油香,两者互补,各取其长,实是绝配的最佳。

宋代诗人杨长孺在《茭菰花》中曰:“恰恨山中穷到骨,茭菰也遣入诗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风劲吹,茭菰上市,一年一度一奉献,切莫负了茭菰一片纯白的“诗囊”心意。

悄悄地躲起了迷藏。

看你焦急寻觅的样子,

自己却格格地笑了。

这一笑,

感染了晨露,在草叶上苏醒;

感染了秋虫,在草地里低吟;

感染了微风,在草丛间穿行。

这一笑,

让人驻足;

让人思乡;

让人思更长;

这一笑,

值得静静地去期盼,

值得痴痴地去寻觅,

值得久久地去等待。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利用晨练和上班的机会,留意到县城所经之处,几乎一夜之间,桂花全都开放了。射阳人应该是爱桂花的,无论是人行道旁、单位的空地上,还是人家的小院前后都喜欢栽种桂花,整个县城就氤氲在一片香甜里。这也是射阳人的闲情和浪漫。

按花色来分,桂花常见品种有金桂和银桂,前者花色黄,后者花色纯白、乳白、黄白色或淡黄色。丹桂较少,我发现红银两路有三株长在一起,是独枝树型,树龄较长,枝繁叶茂,香气四溢。

桂花是以香气赢得“自是花中第一流”的美名的。清代《北野抱瓮集》描述:“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浓,不能两兼。惟桂花清可涤尘,浓能透远,一丛开放,邻墙别院,莫不闻之。”可见桂花之香是多么令人喜爱,正因为如此,历代诗人有许多吟咏。杨万里诗云:“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宋之问诗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洪适诗云:“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

若没有了清幽的香气,就树型而言,桂花就逊色很多了,作为四季常绿树种,它并不见得比石楠、棠树、女贞有多少优势了。当年屈原在《离骚》中没有夸到桂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易安先生在《鹧鸪天·桂花》的下阙中还调侃了一下: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香气惹人也罢,树型不惹人也罢,没有在八月盛开也罢,桂树自是默默的生长,静静等待花开的那一刻,给世界一袭清香。天地胞育万物,道法自然。

我想,在盛开的桂树下,置一几一凳,泡一壶清茶,漫一片花香,享一时清幽,读一本好书,或干脆小憩一会儿,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